从视点角度看静态存在句中的"着"和"了"

童 小 娥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从视点的角度看,静态存在句中的"着"类句反映的是说话人对事物存在状态静态的大纲视点模式,"了"类句反映的是说话人对事物存在状态动态的顺序视点模式。二者所反映的观察方向都是同序的视点模式,但"着"句的视点始终处于句中场景之中;而"了"句的视点首先位于句中场景,然后以回顾性的方向移至与之相对的另一场景,然后再移回到句中场景。

[关键词] 静态存在句; 视点; 观察方向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4-0087-04

一 前言

文章主要从视点的角度讨论静态存在句中"着"、"了"的意义和互换问题。静态存在句是指在某处以静止的状态存在某人或某物的一种句式。如:

(1)这是一条极为高雅庄重的丝绸圆领裙,领边绣着一圈淡色的小花。(晓高《"江青服"出笼的台前幕后》)

(2)现在,她那白麻纱的洋装上沾了无数的血迹,斑斑点点,鲜红刺目,她觉得头晕目眩而心慌意乱起来。(琼瑶《梦的衣裳》)

句中动词后面既可带"着",也可带"了",这里的"着"、"了"意义是否相同?二者是否可以互换?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着"、"了"意义相当,可以互换,互换后句子意义相同。如范方莲、于根元、宋玉柱等。范方莲将"着"、"了"可互换的原因归为方言的影响,认为带"了"的这种形式不是地道的北京口语,有方言性。[1]于根元认为有些动词造成状态的动作很快就完成了,而造成的状态可以持续很久,说动作完成了,也就意味着状态形成了。为了写法上不重复呆板,有时候写"着",有时候写"了"。[2]宋玉柱认为"着"字句和"了"字句基本上是等价的,"着"和"了"作用一致,因此可以替换。[3]可是静态存在句中的"着"、"了"真的可以替换吗?

(二)二者可以互换,互换后句子意义基本相同,但"着"、"了"意义并不相同。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刘宁生、任鹰、刘海燕等。刘宁生认为后附"着"的是状态动词,后附"了"的是动作动词,"着"与"了"绝不相同,但二者的差别在存在句中得到了中和。[4]任鹰认为静态存在句中"V了"等于"V着"的关键在于句中动词具备既有动态义,又有静态义,既能表示动作,又能表示动作完成后的状态这样的语义特点。[5]刘海燕认为句中"了"表示动作过程达成以后的继续或持续,"着"表示持续,存在句的句式意义冲淡了"着"和"了"的时态意义。[6]

(三)二者可以互换,但"着"、"了"意义并不相同,互换后句子意义也不相同。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有戴耀晶、王葆华等。戴耀晶认为"着"与"了"的差异在上述句式中并没有消失,二者互换后并非都是"意义相同"的句子,带"了"的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动态的现实事件,而带"着"的句子则表达一个非完整的强静态的持续事件。[7]王葆华认为这两种句子是不同的句子,它们的意义存在着差异,两句中的动词也存在着不同的时间特征,一个表示"状态",一个表示"完结"。[8]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静态存在句中的"着"、"了"进行了分析,但他们都认为二者可以互换,不同的只是对句子的意义和"着"、"了"的意义是否相同有不同的看法。可是这里的"着"、"了"真的可以互换吗?如果不可互换,原因何在?如果可以互换,互换后的句子意义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下面我们主要从视点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 静态存在句中"着"、"了"的互换问题

我们根据任鹰所列的能进入这两种句式中的动词,对一部分"V着"和"V了"在实际语料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着"的使用占绝对趋势,具体情况如下:

[收稿日期] 2008-03-16
[作者简介] 童小娥(1976-),女,湖南邵阳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

	趴	躺	写	叼	架	绑	坐	穿	挂	绣
着	10	102	991	44	45	22	205	139	649	42
了	0	2	65	3	4	2	20	14	66	5
"了"所占比例	0%	1.9%	6.2%	6.4%	8.2%	8.3%	8.9%	9.2%	9.2%	10.6%

停	住	夹	摆	系	铺	别	沾	涂	捆	罩
77	198	100	325	56	136	34	35	28	2	24
11	30	19	62	11	29	9	10	10	1	13
12.5%	13.2%	15.9%	16.0%	16.4%	17.6%	20.9%	22.2%	26.3%	33.3%	35.1%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着"、"了"能出现在同一动词后面,但很多情况下它们不能自由替换。如:

(3)她每天和同学一道蹦蹦跳跳地去上学,肩上挎着(*挎了)母亲亲手缝制的布书包,脚上穿着(*穿了)系带的布鞋。(高岩《陈云之女陈伟华》)

(4)这一天的怀仁堂北草坪很特别,草坪上摆了(*摆着)一片木桌,木桌上又摆了(*摆着)丰富的冷餐和水酒。(刘丽丽、董保存《八大元帅受衔中南海》)

三 静态存在句中的"着"、"了"分析

(一)静态存在句中不可互换的"着"、"了"分析

既然"V着"和"V了"都能用于静态存在句中,可为什么很多情况下不能互换呢?通过对这些不能互换的"着"、"了"句的考察,我们发现它们的出现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着"所在的句子大多处于静态的连续的场景描写中,句中常有表示静态或整体场景的词语,如:

(5)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张两米长一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花镜,安祥得好像托尔斯泰。(唐师曾《我见到了卡扎菲》)

(6)辽阳市政府交际处的几位领导干部叩开老工人贝殿武家门时,看到的是一幅令人心酸的情景:狭窄的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炕头坐着贝殿武79岁的母亲,炕梢躺着患脑血栓的妻子,大儿媳扔下7岁的孩子离婚而走,小儿子待业在家,全家只靠贝殿武每月26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计。(人民日报\1995)

例(5)"静坐"这一词语表明句中是对上校的静态描写,句中;例(6)是对贝殿武家中心酸情景的描写,从炕头到炕梢的场景描写属于连续的场景描写。

而"了"所在的句子通常处于一个经历了运动变化的场景中,句中大多有表示变化或暗含变化意义的词语,如:

(7)在新建成的住宅中,相当一部分使用了陶瓷锦砖、仿瓷涂料、马赛克等高档装饰材料,有的还装上了铝合金门窗,客厅地面铺了大理石,天棚吊了顶。(人民日报\1995)

(8)琴珠一心想打扮得象个阔太太。她那白绸子的结婚礼服,是她丈夫从缅甸带回来的。礼服底下,穿了三套内衣,吊袜带,紧身裤,还有好几米缎带。白头纱顶上,别了一块五颜六色的绸手绢,浑身上下戴满了珠宝。(老舍《鼓书艺人》)

例(7)中的词语"新建成"表明"住宅"经历了一些变化,描述的是一个经历了变化的场景;例(8)的词语"打扮"暗含着"琴珠"有一些变化。

这些"着"、"了"句都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某人或某物,可为什么它们的出现环境会有这些不同呢?

王葆华运用Talmy的视点模式和观察方向对这一句式中的"着"、"了"进行了解释,认为二者的互换现象反映了人们在认知模式和观察方向上存在着差异,"着"句认知模式具有整体性,可以对场景进行全景描写;"了"句认知模式具有局部性,因而不能用于全景的场景描写。在观察方向上,"着"句是以现时观(present)表达说话人对某一事物在一个位置中状态存在的静态观察,"着"表达的是观察、认知事件的视点在时间轴上属于状态、动作或行为持续的时段之内,它关注的是事件的内部阶段;"了"句是以回首观(retrospective)表达说话人对某一事物在一个空间位置中动作行为或状态存在的运动观察,人们观察事件的视点处于时轴中动作行为、状态存在的时段之后。这一解释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但我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并非只有"着"才能用于全景的场景描写,"了"也能用于全景的场景描写。不同的是二者所反映的人们认知这一场景的视点模式不同。"着"反映的是静态的视点,"了"反映的是动态的视点。如:

(9)大赤包,招弟,冠晓荷,走了进来。大赤包穿着一件紫大缎的长袍,上面罩着件大红绣花的斗篷,头上戴着一顶大红的呢洋帽,帽沿很窄,上面斜插二尺多长的一根野鸡毛。(老舍《四世同堂》)

(10)她今天又换了衣服,红黑相间的丝衬衫上罩了件淡紫色的开襟毛衣,下面配了一条灰色薄呢裙子。(张贤亮《灵与肉》)

(11)屋里顺墙放着一份铺板;中间放着一张方桌,桌上铺着块白布,花纹是茶碗印儿和墨点子;上面摆着一个五寸见方的铜墨盒,一个铜笔架,四个茶碗,一把小罐子似的白瓷茶壶。(老舍《文博士》)

(12)这是套经过宾馆式装修的多居室大开间的公寓,满铺了浅色的高绒地毯。房间正中摆了一套三件装的泰国水牛皮沙发,靠墙摆了几件红木多宝格柜橱和聚脂酒柜,上面摆有精美瓷器和一些异形的外国名酒瓶子和一排排崭新的

烫金的外文书籍。(王朔《无人喝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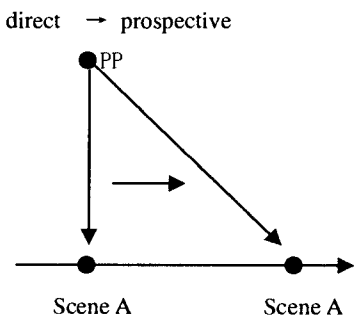
例(9)、(10)是对人物衣着的全景描写,但它们所反映的人们观察认知这一场景的视点模式不同,如(9)反映的是人们对"大赤包"句中衣着的静态视点,人们的视点始终定位于句中场景;而例(10)则反映了人们对"她"句中衣着的动态视点,人们的视点不再始终定位于句中场景,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首先定位于句中场景,然后由句中场景移向与之相对的另一场景——"她"以前的衣着,再由这一场景移回到句中场景,这可由句中"她今天又换了衣服"这一分句反映出来。例(11)、(12)是对房间布置的全景描写,例(11)是对学会会所的静态描写,反映的是静态的视点模式,(12)是对经过装修的公寓的动态描写,反映的是动态的认知模式。这一点还可从与它们共现的一些词语得到反映:"了"句反映的是人们动态的观察视点,因此它通常不能与长时的表时副词和高频的表频副词如"一直、永远、一向、天天、总是、常常"等共现,而"着"句可以。如:

(13)大翻是当时最苦的活儿了,人们要翻一个冬春,脚上一直穿着(*了)生猪皮包裹茅草做成的鞋子。(张炜《秋天的愤怒》)

(14)在90年代初期,从布尔津去阿尔泰的路上,夏天,一片林地边天天摆着(*了)数碗马奶子,不见一人。(人民日报\1995)

第二,在观察方向上,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Talmy根据观察方向和事件的时间先后关系把观察方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观察方向和事件的时间先后关系一致的同序视点模式(Cosequential perspectival mode);一类是观察方向和事件的时间先后关系相反的逆序视点模式(Antisequential perspectival mode)。"着"、"了"所在的句子都是表示什么地方静态地存在某人或某物,人们认知这一场景的视点都应处于句中场景存在的时段之中,人们的观察方向和句中场景持续的时间顺序一致,因此我们认为二者所在的句子反映的观察方向都是同序的视点模式,"了"句跟"着"句一样,所反映的视点仍然处于状态存在的过程之中,不同的是"着"句反映的视点始终处于状态存在的时段之内,而"了"句反映的视点中间经历了一个移动变化的过程。即"着"句所反映的观察方向是人们的视点由句中场景随时间的推进而向前移动,视点始终处于句中场景之中;而"了"句所反映的观察方向是视点首先位于句中场景,然后以回顾性的方向移至与之相对的另一场景,然后再移回到句中场景,并随着句中场景的存在而继续处于句中场景之中。如:

"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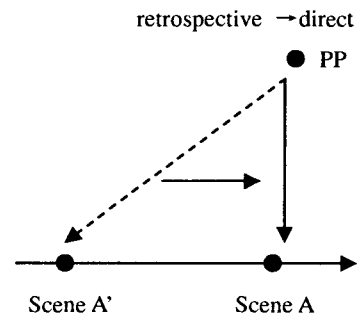
(15)正这么想着,由山上的小黄土道中来了一只猴子,骑着一个长角的黑山羊,猴子上身穿着一件白小褂,下身光着,头上扣着个小红帽盔,在羊背上扬扬得意的,神气十足。(老舍《小坡的生日》)

(16)吴老二脱去了长衫,穿了短袄,系了一条白布围裙,从老板降格成了跑堂的了。他肩上搭了一条抹布,围裙的腰里别了一把筷子。——这不知是一种什么规矩,酒馆的跑堂的要把筷子别在腰里。(汪曾祺《故人往事》)

例(15)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视点始终处于句中状态存在的时段之内,而例(16)中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视点在当前状态存在的时段之中经历了一个移动变化的过程,人们的视点由句中状态——"跑堂的的衣着"移向这一状态存在以前的状态——"老板的衣着",再移回到句中状态。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尽管"着""了"都可用于静态存在句,但由于它们所反映的视点模式和观察方向不同:"着"句反映的是静态的大纲视点模式,"了"句反映的是动态的顺序视点模式。二者所反映的观察方向都是同序的视点模式,但"着"句中人们的视点始终处于句中场景之中;而"了"句中人们的视点首先位于句中场景,然后以回顾性的方向移至与之相对的另一场景,然后再移回到句中场景,因此一般不能互换。它们的不同可图示如下:

"了"



(二)静态存在句中可以互换的"着"、"了"分析

在语料中也有不少可以互换的"着"、"了"句,如:

(17)她有二十左右,穿一件月白杭纺挖襟敞袖小袄,牙白罗裙,银白软缎尖口鞋上绣着几朵折枝水仙。(邓友梅《烟壶》)

(18)他们的短褂外部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汪曾祺《跑警报》)

(19)后面又是一辆没篷的汽车,车里坐着个老和尚,闭着眼一动也不动。(老舍《小坡的生日》)

(20)房间里坐了好几位客人,这些客人中有男的也有女的,大都是些我的亲长。(关露《端午节》)

上例中的"着"、"了"似乎可以互换,但从上下文来看,二者表达的意思仍有不同:"着"句反映的是静态的视点观察模式;而"了"句常暗含一个与之相对的场景,反映的是动态的视点观察模式。如:

(18')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脚

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

(20')那一天是一个热得可以出汗,但有时又有一点飕飕的凉风的仲夏的日子;我们房子的门上都挂了艾跟菖蒲,堂屋里的桌上堆满了糕饼和粽子。房间里坐了好几位客人,这些客人中有男的也有女的,大都是些我的亲长。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房屋的门口要挂上一些草,那些草不但没有一点香味,而且看上去很不顾眼。客人们为什么来得这样凑巧,例(18')暗含一个与"马窝头"的鞋相对比的场景: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的鞋;例(20')暗含一个与"那一天"相对的场景:往常的情景。我们用百度搜索对语料中可和"着"互换的"了"句所在的语篇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能够搜索到的"了"句通常都能在上下文中找到表示暗含变化或对比意义的词语。如上例(18')和(20')中粗体部分的词语。

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意义上似乎没有明显区别的"着"、"了"句,如:

(21)那女人30来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一件灰色的棉旗袍,裹一条浅紫色的长围巾,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边眼镜。(杜卫东《开国第一反敌特行动》)

(22)高田的汉语读写能力堪称一流,但口语水平却十分幼稚,因此他的身边总也离不开译员,译员是个小个子,瘦瘦的,长着细溜溜的鸡脖子,鼻梁上架了副金丝眼镜,说话慢声慢气的,带着尖尖的女声。(季宇《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

同时我们还发现在一些连续的场景描写中,存在着少数"着"和"了"夹杂使用的情况。如:

(23)M就朝里面走去,绕过了破旧的冰箱、破烂的家具,走进一间尿味扑鼻的房间,这里有两个小床,床上躺了两个婴儿,嘴里叼着橡皮奶嘴,瞪着眼睛看着他。(王小波《未来世界》)

(24)小屋里四壁都粉刷得雪白,房间一角摆了一张帆布床,床上铺着蓝白方格的床单,房间另一角摆了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柜。(亚米契斯《爸爸的老师》)

这些句中的"着"、"了"应如何分析?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有区别吗?这些问题比较复杂,留待以后研究。

四 结语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尽管静态存在句中"着"、"了"都能出现于一些相同的动词后面,但它们所在的句子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着"句反映的是说话人对事物存在状态的静态的大纲视点模式,"了"句反映的是说话人对事物存在状态的动态的顺序视点模式;在观察方向上二者反映的都是同序的视点模式,但"着"句中人们的视点随句中场景的持续始终处于句中场景之中;而"了"句中人们的视点首先位于句中场景,然后以回顾性的方向移至与之相对的另一场景,然后再移回到句中场景,并随着句中场景的持续而继续处于句中场景之中。

注释:

本文所用语料均来自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

[参考文献]

[1] 范方莲. 存在句[J]. 中国语文,1963,(3):389.

[2] 于根元. 关于动词后附"着"的使用[A],语法研究和探索(一)[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17.

[3] 宋玉柱. 存在句中动词后面的"着"和"了"[J]. 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88,(1).

[4] 刘宁生. 论"着"及其相关的两个动态范畴[J]. 语言研究,1985,(2):117-128.

[5] 任 鹰. "V了"等于"V着"现象解析[J]. 世界汉语教学,2000,(1):28-34.

[6] 刘海燕.试论存在句中"了"和"着"的互换问题[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65-69.

[7]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91-94.

[8] 王葆华. 存在构式"着"、"了"互换现象的认知解释[J]. 外语研究,2005,(2):1-5.

[9] Leonard Talmy.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68-76.

The Perspectival analysis of the "zhe" and "le" in the Static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TONG Xiao-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ses "zhe" and "le" in the static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al angle. We argue that the sentences of "zhe" embody the Synoptic Perspectival Mode of the existential state, while the sentences of "le" embody the Sequential Perspectival Mode. Both of the sentences' directions of viewing are cosequential perspectival mod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ntences of "zhe" is along with the scene of the sentences all the time, whil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ntences of "le" is in the scene of the sentences at first, then moves to another scene in retrospective direction, then moves back and stays in the scene of the sentences.

Key words: static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perspective; direction of viewing